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賢傳記叢刊

太湖英烈

—羅福星傳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大湖英烈

——
羅福星傳

近代中國叢書·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大湖英烈

——羅福星傳

定價：新臺幣九十五元整

著作者：羅 昭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理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鎮文化路二巷三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再版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爲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爲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爲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爲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爲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爲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秦孝儀謹序

大湖英烈

——羅福星傳

第一章

(一)

羅福星步出船艙，拉一拉帽子，向艉板走去。對面海風吹來，把他的衣角拉的啪啪作響。他靠着桅桿，看着海浪衝向船舷，碎成許多水花。抬起頭看到遠處一片灰濛濛的陸地。

「福星，快到臺灣了。」

雖然他聽出是羅國亞的聲音，仍然回頭笑一笑。這才發現原來金星橋也到艉板上來了。

「嗯，快到臺灣了。」

「你舊地重遊，感慨一定很多。」羅國亞在他耳邊問着。

「嗯，」他注視那灰濛濛的陸地，略略一頓，才又冒出一句：「國土是不讓人的呀。」

「你說什麼。」金星橋走到他身邊，扭頭看他。

「國土是不讓人的呀。」

「國土是不讓人的呀。」

金星橋也說，羅國亞也說。

聽到金星橋，羅國亞這麼說，他心裏頓時漲滿了一種對鄉國的濃厚感情，好像這句話把他們更拉近了；也許應該說，這種愛鄉土的感情，使他們結合在一起，扯不開來。

他沒有多作說明。有了這句話，其他的解釋好像是多餘的。他只管靠在桅桿上，眼光注視着很遠很遠的地方。

上一次來臺灣，是在十年前一九〇一年的夏天，福星還記得當時他剛十六歲，對大海，對新奇的地方充滿了憧憬。趁着祖父羅耀南到臺灣做生意，也就跟着來了。

那時也是靠在桅桿上，祖父靠一根，他靠一根，祖父指著那一片灰濛濛的土地說：

「那裏就是臺灣。現在已成為日本人的土地了，唉，福星，國土是不讓人的呀。」

他扭頭看祖父，祖父也扭頭看他。

「你知道冒頓單于吧？」

「知道呀！在平城圍困劉邦的是不是他？」

「就是，就是。」祖父說：「你讀過史記匈奴列傳沒有？」

他搖搖頭。

「冒頓接位以後，東胡欺他年少，就派遣使者索取他父親頭曼單于遺下的千里馬。……

……」

海浪拍在船舷上，不時發出嘩啦啦的噪音。輪機也在卡達、卡達作響。祖父揚高聲音，說話好像有些辛苦，福星就轉身面向着祖父，雙手反轉，扣着桅桿，儘量使身子向前傾，好聽清楚祖父的故事。

「冒頓開了一次御前會議。群臣都認為這匹千里馬是國寶，不可以讓給東胡。冒頓却說：何必為了一匹馬，跟隣國交惡呢？給了吧！」

「東胡得了匈奴的寶馬，更驕縱了，隔不多久，又派人來索取冒頓的姬妾。群臣都說：姬妾怎麼能送人呢。冒頓却認為不必為了女子而跟隣國交惡。」

「這次事件以後，東胡就把匈奴看扁了，不久又派人來索取兩國交界的一片沙漠地。」

「群臣有了上次的教訓，紛紛獻策，說：反正是沒有用的荒地，給了吧！」

「冒頓大怒，說：國土是國家的根本，怎麼可以讓給人家呢？下令把主張獻地的人都斬了，馬上下動員令，帶了人馬，襲擊東胡，一口氣把東胡消滅掉。」

故事很長，然而祖父說的時候，聲調十分沈著穩定，含着浪濤聲，輪機聲在他心中造成了奇異的印象。

美麗的寶島——臺灣。漸漸地逼近，漸漸地龐大起來，羅福星望着青翠蓊鬱的小島，一份對故鄉的感情，對領土的熱愛，油然而生。那蔥鬱的島上有祖先的血汗，有世世代代辛勤撒播下的種子，我們怎可以讓異族來享受我們辛勞的成果。他感慨的引領東望，覺得小島在招手呼喚他，要把他擁在懷抱中。

(二)

船駛進淡水港口，一靠碼頭，旅客就提著行囊，陸續下船。

再度踏上臺灣的土地，羅福星的心情很複雜。上次隨祖父同來，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少年，一心只嚮往海外的花花世界，想學祖父在外做「水客」（做生意），浪跡天涯。而這次到臺灣來，不但身負着重任，還帶來兩個革命同志——金星橋、羅國亞。

金星橋、羅國亞都是羅福星在福建的朋友，他們聽說羅福星要來臺灣領導臺胞抗日，都毅然決然的決定到臺灣做一番事業。為了掩飾身分，金星橋喬裝布商，羅國亞則扮成茶商模樣。

「那裏來的？」荷槍的日本守衛，擺出一張結了霜的臉，問着每一個登上關卡的旅客。

「福建。」金星橋用力托了一下肩上的包袱，鎮定的說。

守衛也斜着眼，冷冷的問：「到臺灣做什麼？」

「做生意，我是賣布的。」金星橋一面說着一面解開包袱。守衛在包袱裏掏一掏，抖一抖的，眼皮也沒抬，就在通行證上簽個字，示意他走。

「那裏來的？」

「廣東。」羅福星一手提着用鐵皮鑲滾的皮箱，一手遞過通行證。

「到臺灣做什麼？」

「我是苗栗人。回來收田租的。」他把過去在苗栗公學學的那幾句日本話全抖了出來。

守衛愣了一下：「你會講日本話？」

「是的，我在苗栗公學讀過三年書。」

守衛點點頭顯得很得意，像是滿足於他們統治臺灣才十幾年，就能使臺胞使用日語。

因為會說日本話，而使他輕易的過了關。

他拿着通行證，摘下帽子向守衛點點頭，另一隻手提起皮箱，正準備走。

「等一等！」

他驚愕的馬上煞住腳步，緩緩的轉過身來。心想，莫非……

「以後你就住在臺灣嗎？」

「不一定，那要看這裏需要我留多久了。」他對那氣勢凌人的守衛笑一笑。

「你不做事可別在這裏當浮浪人。」浮浪人？哼！福星心裏好笑。在異族剝削人力的政策下，還能做個無業的流浪漢嗎？

「嗯！」福星提起行李通過關口。

碼頭上集滿了人，昏昏暗暗的燈光照射的人鬼影似的枯黃焦瘦。羅福星吃力的張望來往行人，在穿梭的人羣中好不容易才看到劉士明。一張臉壓在呢帽裏，身體還像以前一樣的健壯。

「福星！」士明迎向前，緊握住福星的手。

一年前福星持着胡漢民的信，在廣州友人家中，去找劉士明商討革命工作。他們第一次見面，劉士明就緊握他的手，像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。

劉士明是由臺灣回國參加辛亥革命的同志。當締造民國以後，劉士明有感於自己的家鄉還在異族的統治下，曾向胡漢民先生表示，臺灣應該組黨抗日。現在來了一個可以共生死，同患難的同志，喜悅的心情自然溢於言表。

「謝謝你來接我。我還帶來了兩位同志。」

「這位是羅國亞。」福星拍拍羅國亞的肩膀：「他是福建人，做茶葉生意。」

劉士明說：「我也是福建人，我是福建龍溪，你呢？」

「安溪。」

「我喝過安溪的鐵觀音。」士明親切的望着這位小同鄉。

「這位是金星橋，布商，也是福建人。」

「歡迎，歡迎！我現在也做生意。我們做買賣只是……」

劉士明舉目四顧，放低聲音說：

「這裏不便久談，我已經安排好你們住的地方。」

於是劉士明領着他們，走出碼頭，背後仍然不斷傳來浪花拍擊岸邊嘩啦，嘩啦的聲音。

(三)

火車停在大稻埕北邊，他們下了火車登上人力車，直達大瀛旅社，才停在門前。

這是一間大旅社，西洋式的建築，二樓上還有一扇一扇拱形的水泥門。

才進旅社，就有一個人出來招呼他們。

「孫老闆。」劉士明上前招呼。

孫老闆，五十開外的年紀，圓圓的臉，稀疏的鬍子，腦後還拖着一條辮子，看上去就是一位忠厚老成的長者。

「孫老闆，這位是羅福星，這位是金星橋，這位是羅國亞，一起來的。」劉士明向這位長者介紹了一番。然後轉身說：

「這位是孫老闆，孫學老，廣東客家人，他也是同盟會同志。你們住在這裏很安全的。」

「請進，請進。」孫老闆咧開肥厚的腮幫，一面引他們上樓，一面親切地說：「知道你們晚上到，我準備了一些小菜，就算是給你們接風。」

「你太客氣了。」他們幾乎是同時說出口的。

孫老闆引他們走進一間小房間，安排他們坐下，菜餚很快就端上來了。

大家一面吃，一面聊，孫老闆不時夾菜敬他們，他每次夾到客人碗裏時，就用筷子在菜上一壓，這動作，使福星想起他祖父。

在要離開家鄉的前一天，一家人在壽康樓的正廳，為福星餞行。當時羅耀南就是這樣，夾菜給福星，用筷子在菜上一壓說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你要出去闖一番事業，我很高興，可是在家千日好，出門一朝難，你可要一路小心。」

他仰頭看祖父，沒有說話。

「以前出遠門，都是阿公帶着你，現在却是一個人上路……。」

祖父好像還有話說，坐在福星旁邊的父親羅經邦却把祖父羅耀南的感慨截斷了。

「多吃些吧！」孫老闆揮動着筷子，指着桌上的菜。又忙着為他們斟酒。

幾天的旅途勞頓，再加上幾口悶酒。他們都有了幾分醉意。

孫老闆為他們安頓好房間，就下樓了。

福星把門關上和衣躺在床上。剛才喝下的酒，酒力發作到了全身，熱燙燙的，像一團火在心裏燃燒。

他起身走到窗前，想讓窗外的風吹掉那令人發昏的酒意，一開窗子寒風颼地灌了進來。他禁不住打了幾個寒噤。

窗口正對着大街，對門的香紙店，和不遠處的茶行，燈火通明，路上還有來往的行人，和推着小車叫賣的小販。

行人有的步伐沉重，有的匆忙，像是祇為生活而奔波，不知他們午夜夢迴，會不會想到自己的國家，自己的土地呢？

隆冬的寒風一陣一陣的吹來，使他心裏直打哆嗦。

他關起窗子，卻從小縫裏看到路上有一個小孩蹲在地上哭泣。還伸高雙手，像是要旁邊的婦人抱。

這個舉動使他想起了家裏的小孩，離開家時，大兒子宗海剛四歲，正牙牙學語，嚷着要抱、要玩的時候。

小宗海看到他，也是這樣伸出雙手高高的舉起用着嫩嫩嗲嗲的聲音說：

「爸爸，抱抱！」「抱抱，爸爸！」

他常分不清楚，孩子是先叫他，還是先說「抱」。但不論什麼，宗海總是很快的被接在

懷裏，讓小手緊緊的纏住他的脖子，小臉貼在大臉上。妻在一旁愉悅滿足的看著他們把臉和心都貼在一起。

福星直等到那婦人把孩子抱起來，才把窗子關緊，讓風聲、叫賣聲、喧雜聲都關到窗外。慢慢的踱回床邊，斜躺在床上。睜着大眼，那點昏沈的酒意全被寒風吹跑了，他隨口胡亂的唸着：

「一尊濁酒戒樓東，酒闌揮淚向悲風。」

「酒闌揮淚向悲風。」他望着天花板，喃喃自語當年日本人侵占臺灣時，唐景崧、丘逢甲等人不也是揮淚向悲風嗎？

丘逢甲離臺前寫下：「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。」這二句詩，正說出了臺民沈重和無奈的心境啊。

「國土是不讓人的呀。」祖父的話又迴響在耳邊。再來臺灣，就是為了這一片原是屬於中國的土地！

記得要來臺灣前夕，孫逸仙先生對他說：「臺灣是我們的國土，我們不能讓三百萬同胞過著無根的生活，現在滿清推翻了，當然我們要光復臺灣。」